

北海文史

第六辑

钦廉地区工作回忆

(1945年5—12月)

谭俊

一九四五年五月，合浦大窝山战斗中，钦廉四属党组织与军事负责人张世聪同志不幸牺牲。我到了设在广州湾赤坎的特委机关，向特委书记周楠同志汇报了大窝山战斗与张世聪同志牺牲的情况，周楠同志向我作了工作指示，任命我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周楠同志的指示内容有：①设法取得与各地党组织与武装部队的联系，组织精干队伍，坚持斗争，其余用武装工作队形式发动群众。恢复与发展地区；②南路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余下的队伍，如难于坚持斗争，可以撤回雷州；③对永信烟庄事件，继续进行审查，对政治可靠、经过斗争考验的主要领导干部，可逐个恢复其组织关系，并通过他们去恢复其他同志的关系；④密切与特委联系，按月写书面汇报，有紧急情况或特殊情况随时报告。当时去回特委机关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加上周楠同志接见前又停留了一段时间，回到合浦时已是六月初旬了。

当时的钦廉地区处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的武装起义队伍在敌人的重兵扫荡下部分转移了，有的则被打散了，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一不幸牺牲（阮明、张世聪），我们的基本村城和地区的群众备受烧杀，交通联络点找不到人暂中断，因此，与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武装队伍也失去了联系。我们处在空前困难的环境中，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钦廉大地。国民党广东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国元向其主子报告邀功，叫嚷革命力量已经“肃清。”革命暂处于低潮。

我接受了特委的重托，当时的考虑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才能完成特委交付的任务。岁月流逝，时间很快过去了四十多年，根据特委指示和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当时做了那些工作，作如下简略的回忆。

(一)

我回到合浦公馆区白沙乡龙颈村，首先向该区负责人张坚同志传达了特委

指示，部署了该区工作；同时派出交通联络人员到各县以及合浦各区联系。

我向白石水区负责人陈明景同志和南康区负责人李洵祥同志分别传达了特委指示并部署了工作；并选派白石水区的郭志文同志前往灵山联系。郭志文到灵山自鸠阜交通站因敌人扫荡找不到人而折回。到小江交通站联系的陈九思同志也因敌人扫荡找不到人而折回。情况确实严重，内心十分焦急。

我冷静地再三考虑，联系的重点应该是灵山。根据钦县小董起义受挫后到来的钟喜权和钟淑娟同志的汇报，卢文同志可能在灵山，小江部队也可能在敌人扫荡后转移灵山。如联系上灵山队伍，则钦县和小江的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因此决定郭志文同志再度到灵山去。

一再选派郭志文同志到灵山去联系，主要是考虑此人勇敢坚定、机智灵活、经受过斗争考验；加上年纪较轻，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由于这些品质条件，在十分艰难险阻的情况下可能完成任务。

郭志文同志没有辜负组织的期待与重托，他再次出发灵山，在没有联络地址而又异常恶劣的条件下，几经周折，终于通过秧地塘的群众找到了灵山部队；同时联系上钦县的卢文同志和小江部队。

一九四五年武装起义后我第一次到灵山的时间是七、八月间。在我到灵山之前先将特委的指示密写交陈铭玉与郭志文带给灵山的灵、钦、合部队的负责同志。我去灵山由灵山的交通员和陈铭玉同志带路，晚饭后从白石水地区的佛花村出发，经武利到三合水附近从公路右边的崎岖山路转往咸水麓，拂晓前到达咸水麓。在咸水麓终于找到曾一度失去联系的战斗队伍。

队伍是在西进受挫后回来不久的，队伍的活动很困难，活动地区很局限，病员多，情绪不高，队伍严重减员。

我先找灵山陈铭金等同志谈话，陈汇报了灵山的情况、武装起义以及队伍匹进等情况，我向他传达了特委的指示；并研究布置了工作，尤其强调采用武工队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地区的重要性，以克服武装起义“拔根”做法带来的队伍脱离群众的状况。对此，灵山的同志是接受的，并采取了某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队伍是站稳了并有所恢复和发展，地区也有所恢复和发展。

我再找卢文、朱守刚谈话，朱在合灵队伍西进时也随队伍来到灵山。他们

向我汇报小董起义受挫、灵西获释等情况，要求派郭志文同志去板城、小董一带联系小董起义后分散隐蔽的姚为富同志，和朱守刚的叔父，并了解那边的情况。由于郭志文同志原是小董人，担负这一工作是有利的，我同意他们的要求。

以后，郭志文同志到小董一带联系上姚为富和朱守刚的叔父等一批同志，他们提供了钦县方面的情况，联系失散的同志，开展工作，为卢文、朱守刚同志以后回去开展钦县工作做好了一些准备。

我找小江大队练炳强同志传达并布置工作。练原是我高中时的同学，离别数载，我们都从学生哥变成了游击战士。从学文到习武，战友重逢，格外兴奋。我要求他们把队伍开回小江去，坚持小江斗争，打开局面。他同意开回去，但要先派人回去，了解情况，作好准备，然后开回去，经研究决定，派宁业富等四位同志回去，作先头部队，为队伍回去作准备。

正当我在灵山贯彻特委指示、部署工作的时候，合浦方面的交通来到防城方面来人，要我立即赶回北海去。原来，我同防城之间是没有交通联系的，特委也没有掌握并交待防城的交通联络关系，周楠同志只交待我要找到阿粒同志，为了联系防城方面的谢王岗同志，我从公馆区的党员中抽调两名曾在防城工作过的同志前往，他们是钟高球和陈铭壁，他们分别前往东兴和那梭，终于找到谢王岗同志，我于八月中旬回到北海，先到黄翠玉同志家里，然后转往陈锡汉（何醒予同志的姐夫）的小楼，我和王岗同志在这里会面。我传达了特委的指示。王岗同志说他很长时间没有取得与上级的联系，特委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是间接听到的，时间较晚，加上准备不足，所以没有按时行动；同时，鉴于邻县行动起来受围剿、遭挫折的情况，他们集中力量做好准备工作；到端午节，在那良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抗日武装起义，在中越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动华侨，打击日寇、取得一定的战果。根据特委指示，我强调除组织数十人的精干的武装队伍，活动于机动灵活地带，坚持斗争，打击敌人外，要特别重视武装工作，分散活动，发动群众，以开辟广阔的游击区。

至此，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恢复了与各地党组织和武装部队曾一度中断的联系，使党的指示能在钦廉地区贯彻执行，保证钦廉地区的革命斗争，纳入党的正常运行轨道。

(二)

我从特委回到合浦时，“南解”第二支队的队伍已经大部份撤回雷州半岛，还剩下两部分队伍我分别帮助他们安全撤回。

黄河大队政治教导员陈任华同志等数人由叶子材带路从白石水地区转至南康，二支失散的战士十多人，到了公馆，要求撤回雷州。我集中他们交陈任华从海上返回遂溪。

黄河大队大队长黄飞以及第七中队中队长黄家祚、指导员赖鸿维等二十多人(大部份是原合浦大队的干部、战士)，由于在白石水地区难于坚持，撤至公馆六湖山口村，也要求撤往雷州。我设法给他们转移，其路线是经白沙龙颈转沙尾乘船过遂溪北潭。转移时适遇倾盆大雨，战士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在敌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转移是很隐蔽的。确是神不知、鬼不觉，保证了队伍的安全。队伍到达北潭时，已是七月初旬了。

原“南解”第二支队挺进合浦的队伍至此已全部撤回雷州半岛。

(三)

武装起义后坚持合灵战斗的武装队伍，与从遂溪开返的合灵独立营紧密配合，并肩战斗。

日本投降后，特委通知，随二支队东撤的部分合灵武装，编为合灵独立营，开返合灵活动。我们接到这个通知，十分高兴。合灵独立营，原是合灵武装起义后合灵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开返合灵活动，将增强合灵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坚持艰苦斗争的留守部队来说，这的确是十分值得高兴的。

独立营于九、十月间从海上乘船分别分批返抵合灵，他们带回党的“七大”精神和一些油印宣传资料，给坚持艰苦战斗的留守部队带来了胜利的喜悦和鼓舞。

十月，我和独立营营长黎攻到灵山，与陈铭金等同志一起研究部署灵山部队与独立营灵山连的配合活动问题。这次我和黎攻去灵山，是白天走大路去的，我们化装成商人，从白石水区经武利，坛圩直达城南渌水交通站(这反映了我们在贯彻特委指示，恢复村庄、恢复群众基础方面取得了成效)。我们在过了武利的路边饭铺吃午饭。路铺一般是接待过往客商、挑夫的，供应自饭肥肉，这间

饭铺有新鲜牛肝、炒鲜牛肝，便宜抵食，富有营养，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享受。后来，灵山部队与独立营灵山连一起活动、战斗，发动群众，相处得很好。独立营的白石水队伍，约二十人，由黄家祚、邓鼎率领，在营盘登陆后，邓鼎回家养病，把武器收藏了，徒手回到白石水区，坚持白石水区的陈明景同志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解决了种种困难，我也亲自到白石水地区与明景同志一起和独立营政委郭芳研究两方面队伍的配合活动问题，队伍的活动是有成效的。

独立营的南康连，登陆后连长黄谷离队，正副指导员陈符隆、钟古率领，分散活动，发动群众，收缴武器，效果较好，李洵祥同志在斗争中腿部长疮致残，行动不便，仍坚持地方，同他们一起活动。

西场连开返西场后，即与坚持西场战斗的庞殿勋部队会合，一起活动了。

(四)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重兵压向雷州半岛，我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习惯称老一团)奉命突围，挺进十万山区。老一团突围到达博白马子嶂，由于行动紧急，老一团没有向领导上取得与我们的交通联络关系，特委也没有向我们通报老一团的西进行动部署。

我和黎攻同志在灵山部队，突然接到情报。说古文水以下发现一支队伍，情况不明。为了弄清情况，我们和铭金同志商量，派何正四(党员)和战士邓九前去侦察，不幸与敌人遭遇，被敌人逮捕杀害。后来知道，古文水以下的这支队伍，这就是老一团，由于我们没有取得联系，老一团转回了马子嶂。

我和黎攻同志从灵山转回合浦白沙龙颈村，见到老一团派出与我们联系的邓毅同志，才知道老一团已到达马子嶂。

我们与张书坚同志一起漏夜赶往马子嶂。我们进入马子嶂的金坑、月亮水，在团部会见了团长王景文和政委唐才猷同志。为了使老一团能顺利完成西进十万山区的战略转移，杨甫同志也奉特委之命来到老一团。我们到达后，吃了早餐，杨甫和团领导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西进的行动部署。唐才猷同志摊开军用地图，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由于我军雷州突围后，的西向行动，敌人在张黄重镇加强了戒备，我们选择了一条前往灵山的最优进军路线，既能顺利到达

灵山与灵山部队会师，给养也较易解决。会议决定，翌晨提前早餐，渡过马江后沿马江北上，白天行军。以迷惑敌人。当天到达马长田，这里既便于解决给养，又收缴了一批武器。第二天从马长田转向西行，到达六图，住在一个姓高反动地主的家，同样便于解决给养并有所缴获。第三天顺利到达灵山古文水，与灵山部队胜利会师。

老一团的到来，大大鼓舞和提高了人民群众与地方武装队伍的斗志和革命信心，他们看到了革命的武装力量，粉碎了反动派“肃清”革命力量的谰言！

在古文水，老一团进行短期休息，以便继续西进，领导上研究部署了工作。

黎攻同志调老一团参谋室，为便于活动，灵山连归灵山县统一领导。原在灵山连工作的徐永源、朱光、朱玘等同志以及原在灵山部队工作的朱伟同志调回合灵南区，交陈明景同志安排，以加强该地区武装部队的领导。

原在灵山连工作的卢传义同志调回合浦，统一领导廉城和北海，加强对国统区城镇工作的领导。

鉴于宁业富等同志回小江区作好了小江队开回活动的准备工作，小江部队应迅即开回小江地区，恢复和发展该区工作。

为了开展十万山区工作的需要，卢文、朱守刚同志随老一团返回钦县，应卢、朱同志的要求，郭志文同志调钦县工作。

在古文水，老一团在灵山党组织和武装队伍的支持下，经过充分准备，经钟灵、申安、进入钦县北部山区；以及在卢文、朱守刚等钦县同志的支持下，继续西进，胜利到达十万山区，完成了特委指示的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

以后，钦防方面的工作，由谢王岗同志负责，我继续负责合灵方面的工作。

(五)

对永信烟庄事件的审查，一直在继续进行，从未中断。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我们的看法主要是，由于杨甫同志的政治麻痹，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转移，所以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在当时的情况下，审查办法是在斗争中进行以及结合经常的工作进行，找对水信烟庄知情的同志和有关同志谈话了解事件的始末与造成事件的原因。

在永信烟庄事件后，杨甫同志脱险回到自沙宏德小学，曾经当面向我通报

事件的经过，他说，在事件之前，他曾经在街上遇见他的海南同乡陈干才，此人曾参加党组织，后来做了特务。碰上了他是有所戒备的，为了应付他，说是做生意，同他到过烟庄。对他的政治面目，曾对烟庄的同志谈过，因为没有及时果断撤离，被国民党反动派搜查烟庄，伍朝汉等同志被捕。他自己住在学生的宿舍，在陈耀琪等同志的掩护下得以脱险。他准备返特委去汇报。

我从对烟庄知情的同志和有关的同志的谈话中了解到的情况，同杨甫同志向我通报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曾不断向特委书记间楠同志写书面汇报，我认为，烟庄事件从我们主观检查，主要是杨甫同志政治麻痹造成的。

杨甫同志返特委汇报，特委对杨停职审查。后来，又通知阮明和我到特委去，宣布停止组织，进行审查。我们回来传达特委的决定，同志们是接受的；但有些同志认为领导上出了问题，应该由领导上承担，不应该连累整个组织；因此，对特委的决定有意见，对我执行特委的决定也有意见。

当然，水信烟庄事件，对整个钦廉四属的党组织和紧接着事件发生后发动的武装起义斗争有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事件发生虽然直接被捕的仅几个人，但由于领导人被停职审查，在武装起义的紧急关头，又停止组织进行审查，在党员干部的情绪上是有负担的，这不是说钦廉地区的党员干部不好，他们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组织上一声号令，便纷纷投入武装斗争的行列，自觉接受党的考验，有什么能比战争的炮火更能考验一个人呢？历史已经证明，钦廉地区的党员干部是很好的，是能经受得起最严峻的考验的，但事件的发生无疑对于党的领导是削弱了，尤其是事件后武装起义斗争中领导干部的接连牺牲，这对我们的武装斗争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根据特委指示，对事件的审查的初步看法和党员干部在武装斗争中的表现，我个别恢复了一些同志的组织关系，在1945年下半年审查恢复的有：是年九月，在白沙龙颈村恢复了张书坚同志的组织关系；十月，在白石水区那杨村，恢复了陈明景同志的组织关系；十一月，在灵山古文水恢复了陈铭金同志的组织关系。下面的党员，由他们去审查恢复。

(六)

我们同特委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除了我亲自到特委去外，还按期向特委写书面报告，所以我们的工作经常得到特委的指示。

从合浦白沙到特委的交通路线有四(水陆各二)。水路是：对达——遂溪北潭——湛江；白沙——山口——安铺——湛江。陆路是：白沙——山口——青平——湛江；白沙——山口——车板——湛江。一般是走陆路线，水路线对达线最安全而且快捷。我们在武利江缴获的两台收、发报机，就是从对达线运去给特委的。

我们去特委，必经廉江、遂溪，该两县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很热情，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友爱精神！

由于我们坚决执行特委指示，并根据形势发展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虽然我们经历了武装起义——受挫——恢复——发展的斗争历程，这是符合处于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斗争发展规律的，在革命低潮下，只要指导正确，是可以战胜困难，争取革命新高潮到来的，我们贯彻执行了特委的正确指导，所以革命力量快得到恢复并逐步发展。

记得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的白石水武装斗争停止后，形势较为困难，合浦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唐才猷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坚定、教育党员同志曾经说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易，单枪匹马坚持战斗难”。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困难时期鼓舞我们坚持战斗，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一九四五年武装起义的斗争高潮，武装起义在强敌的扫荡下，我们受到挫折，革命又处于低潮，经我们的艰苦努力，革命的新高潮是一定要到来的，何况我们坚持战斗并不见“单枪匹马”，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集体！此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七年斗争新高潮！

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